

市府大樓

的女人

卓人 著

花山出版社

市府大樓的女人

卓 人 著

责任编辑:叶 成

封面设计:浴 风

市府大楼的女人

卓 人 著

花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宁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5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 - 5360 - 2464 - 9

I·2124 定 价:25.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4)
第三章	(208)
第四章	(318)
尾 声	(425)

第一章

从市府大楼出来，一点也不觉得深秋的晚风有多少凄冷，感到的是沁人心脾的清爽。她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又把混沌的杂乱长长地喷吐出去，喷吐出去。思绪简洁而明朗。

已经吩咐秘书，今晚不用小车。将宝贵的周末时间彻底地归于自己，自由一下，轻松一下，舒展一下，舒展一下疲惫的心。

出机关大院往北行三十米，在 16 路公交车站牌下站定。一位年在半百的白种男性老外也在此候车。老外乘公交车不多见，这大概也是一种玩法。

公共汽车的往来抽疯似地疏密无序，有时二十分钟等不来一辆，候车的人越聚越多，看来是得作挤上一番的准备了。

有市府机关的干部骑自行车自她身后的非机动车辆的行驶道路上驰过，不免有人指指点点发表议论。

“戚市长真是别具一格，真能跟群众打成一片。”

“吃饱了撑的，没意思。”

“装装样子呗。”

“即使是装样子也不容易，有些人连样子也装不来。”

曾经有人把她挤汽车的事当做作风写成稿件往大报投，她

制止，说：“别吹了，什么好作风，我喜欢这样。”

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扯开精致的红色羊皮包的拉链，取出一本文学杂志，上面载有必须要认真一读的作品，作者是本市很有些名气的律师兼诗人晓强。前些日子她在《光明日报》登载的这期文学杂志的目录上见到他的名字，就交待徐秘书去买一本。今天下午四时杂志送到了她的会议桌上，没抽出空来看。这会儿刚刚把杂志取出，远远地见公交车开过来了。

车厢里幽幽暗暗的，驶出两站后便有了坐的位子。脸朝向玻璃窗，瞧灰蒙蒙的街景缓缓自眼前晃过，觉得很恬静很惬意，比平日乘坐暗色玻璃风驰电掣的蓝鸟小轿车舒服得多。在那车上总是奔忙杂乱的公事，心累脑累身也累。现在，座位虽是硬了一些，却载着个轻盈的身体。自今晚到后天清晨，时间完全属于自己，不沾一点公务的自己！情绪的柔波在汽车轮单调的流动声中潺潺流淌，自身犹如静卧在一条荡在春江花月夜的小小扁舟上，不想目的，不问方向，听着水波之乐，嗅着月光的芳香，荡来荡去，此境的仙情神韵是不受至极劳累的人难能体味得到的呀！

想到了晓强从前写的一首小诗。

一叶小舟 逍遥在苍茫茫海上
前也是浪 后也是浪
何必摇动双桨
烟雾迷濛 遮住了无力的太阳
岸模糊得不能企望
左也是前方 右也是前方
何不弃了双桨

可以说，这首诗到底蕴含了作者怎样的情绪她并不十分清楚，曾向晓强求教过，没得到什么明确的答案。何必非明确不可呢？反正读了就不再忘记，而且时时会一字不漏地蹦跳在唇边……

人生若在没有了方向没有了目的的时候，该会空虚成行尸走肉。小诗中这只随波逐流的小船该不是行尸走肉的象征吧？而在朝着方向和目的奔驰得筋疲力尽之后让自身置于一个无我无他的境地可算是神仙级的享受了，这小船的悠闲莫非是这仙境的展现？

车到一站，又有一股乘客涌上。从前门儿最后上来的是位六旬妇人，此人体况不佳，摇摇欲跌，但近旁没有一个让座的。她距老人有三四米之隔，踌躇着欲招呼老人来坐，却见那并不年轻的老外已经抬起了屁股，将老人扶上座位。她心中便很有几分不自在，再看满车厢同胞，个个神态自若。

又到一站，老妇人下车，她要把座位还给那外国先生，谁料身子一起，立即有一群国人蜂拥抢来。一小扁脸迅猛冲锋，首先上座，尔后坦然眺望一下四方（连同那“反应迟钝”的老外）脸上挂出胜利的喜悦。

车厢里有人发生争吵了。是一位青年和一位男性老人。老人要到站了，挤向车门时碰撞了青年的身体，青年便厉声谴责：“你没长眼睛！”老人就做反击：“你这是怎么说话！”“怎么啦，你他妈还有理！”“嘴怎么这么不干净，跟你爸爸也这么说话？”“不老实在家呆着，出门儿晃荡什么！……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

到站了，车门开，老人下车去，青年后面紧跟一句：“老

不死的。”

野蛮的言辞像是条条钢针扎进戚慧娟的心里。尊敬老人，这起码的道德准则竟被肆意蹂躏。这些人骂人家老不死的，不想想自己总也有一天会成这个样子。群体道德水准的下降是当今每一个中国人所切实感受到的，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副产品。犹如开窗迎纳清风会飞进苍蝇蚊子一样自然，这纯粹是一派胡言。我们的改革开放注重了在经济的领域，滋养贪官污吏的土壤没有得到改造，便有许多畸形怪状的东西因之而呈现出来。社会被污染着，具体到每个老百姓就难以焕发出纯洁的精神，所谓“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要求也是不可能人人做到的……

那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曾表述过这一论点……然而不管怎样，做为一市之长，她要施展浑身解数尽可能为这一方土地上的物质经济道德精神的发展做出贡献。难呀，实在是难呀，千头万绪的问题……

汽车行驶到终点站了，售票员作了提醒，她才回过神儿来。欲下车，被没好气儿的售票员唤住要查验车票，又让她补交了两角钱。下车，发现人已到了城郊，刚才胡思乱想了些什么自己也弄不清楚，竟坐了一个钟点的车。并不懊恼，本来就没有明确打算到一个什么地方，就又安静地站在站牌的下面，等下一辆回程车的到来。

天，已经被严严实密的黑幕遮盖，回程汽车将她放在就本市说算不得繁华的一处市面上，这里五颜六色的灯光倒也灿烂了一条街。慢慢地踱步在清冷冷的街巷间，慢慢地踱。此时是周末的晚上，属于自己的该好好享受一下的周末的晚上！她要

让这含有音乐含有宁静含有维他命的干干净净的空气梳一梳杂乱了一周的头脑，此刻的任务是放松是休息是愉快是忘我，习惯于沉重的思索了，神经的松弛便也成了任务。

缓慢地悠然在灯的光影中梦样地走着，行走就是此刻的享受。已经当了三年市长，当仁不让地得到了一套宽敞的住房。四居室布置得华美舒适。四居室，一人独用，是不是太宽阔了呢？在住房这个问题上，有人曾提醒她是否可来一个姿态，一个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姿态，那样她的形象就会进一步高大。而她却一贯讨厌“姿态”，为个别人让出一屋一室（这“个别人”是谁还说不定）固然可以赢得些轻浅的赞誉，而她要考虑的是全市 150 万人民的利益；况且自己也很需要有个安乐的巢穴。

虽然有个堪称舒美的窝，她却不愿意向它靠拢。那个窝，自归她使用以来几乎没有一日的安宁。那儿简直是个运动场，鸣响不断的门铃电话铃声叫人心惊肉跳——铃声还好对付，关掉就是了，而不休的叩拍叫你没有办法。当然，做为一市之长，不应该回避与广大群众的联系接触，但搅扰者偏偏很少普通百姓，多是些跑官、求情想跟自己手中之权做交易之徒；自然也有反映社情民意申诉百姓问题的。但，市长也是凡身肉体，也需要松弛休息，积劳也会成疾。

不回住宅去，这里有如痴如幻的灯影，有沁浸心田的音乐，一曲《深深的海洋》，将满街筒子灌入了迷离的轻愁，一家连一家的咖啡馆投影厅夜总会，一双双情男情女倚背搭肩出入在歌舞之所，好叫人眼羡好叫人心痒。

有多久没翩翩起舞了？三年了，不，整整有五年了吧。十几年前，中国大地初开舞娱之禁，她就热情满怀地投入到这练

身又养心的活动中来了，后来有了晓强的加入，更使她十分着迷了。晓强那忧郁的舞步把她的魂魄打得颠三倒四。后来，后来……升官了，步步高升，优雅的舞步就在昏灯之下消失了……

当官好累呀，（好处当然也是很多很多）全市 150 万双眼睛盯着你。随着时代发展，电视这玩艺儿搬进了寻常百姓家，就不像过去，人们只知道你的名字、不熟悉你的面目。现在的新闻又挺时髦跟踪首长会议，一市之长就是屏幕上的头号明星，让你没处躲没处藏。若在舞场抛头露面，就会成为众目睽睽之物。自己玩不了，搅得别人也不安生。不作罢，又如何？

但，玩舞之心隐跃不死。记得当年在报社当记者时，不知从哪儿刮来一阵所谓反污染风，把舞厅也刮得摇摇欲坠，负有维护社会治安责任、对大众跳舞活动深有成见的公安局长趁机抓住个别舞场发生的某些问题大做文章。强行封闭了全市舞场，文化部门不服，闹起纠纷。她便挺身而出，搞设想，写内参，弄得一片狼烟。最后，胜利是胜利了，却跟公安局长结下了仇怨……

此时，一曲自银星茶座飘荡出来的《蓝色的多瑙河》将她的“舞细胞”刺激得分外活跃，她情不自禁驻住了脚步。自这辉煌的茶座门口朝里张望，守门的男人则以粘粘的目光朝她扫荡。她便很有些恋恋不舍地迈开步子。感到肚腹里唧唧咕咕地唱大戏了，就加紧了步伐，走出热闹的市面，在一僻静之处的一家小小咖啡馆里捡了个倚角位子坐下。

亏得市民们并不是个个关心时政个个熟悉市长的面容，否则她就真会成了从动物园跑出来的金丝猴了；加之此处灯昏影

暗，她又及时戴上一副宽大的墨镜，似乎很是安全的了。要了一杯雀巢咖啡，一两伏特加酒，几条果脯，一碟花色糕点，细嚼慢咽地吃喝起来。

兑进酒的咖啡似乎更恬人，而她寻的就是这飘然的境界。火车座一样的椅子很厚很软，身体贴靠上去很是舒坦。听着缠绵的音乐像是陷入了一个云雾缭绕的世界。这世界，有微蒙的冷雨，有寂寞的林涛，有星群也有鸟鸣，她就不知不觉地有些凄楚，生活的苍灰的色调便踟蹰地爬上她寂寞的心来。她就又想起晓强的一首诗：

疲惫和寂寞 不可能同时让你获得
这两种财富 一时刻只能索取一个
寂寞是山壑那边的一朵兰花
空灵的幽香在微风中飘过
疲惫是眼前一株带刺的玫瑰
饱满的艳红染着手上的血波
两样滋味都很不错 不知道
你将怎样选择

她曾和晓强为这诗的含义准确与否进行过辩论。

她说：“疲惫和寂寞是完全可以让你在同一时刻感受到的。”

晓强说：“不，疲惫是跟紧张的劳碌相关联的，紧张劳碌让人感到充实，寂寞之情不会在此处出现。”

她说：“不对。寂寞本身就是疲惫的一份！”

他说：“寂寞是淡淡的轻愁，寂寞有时会很美……”

寂寞会是很美的么？此时此刻，一个自由自在的周末的晚

上生出的这忧忧的寂寞是很美的么？

咖啡是苦的，酒是辣的，她偏爱这两种拼合的滋味。

寂寞的味道是说不清的。也许晓强讲得对，也许一点也不对，寂寞是一条毛毛虫，在清醒的灵魂里爬出一道铃声，空谷的铃声！

好一个干着大事业的一市之长，竟也有孤独寂寞的时刻，常人想得到么？

在这个喧嚣纷繁的世界外踽踽而行，常感到形只影单。那一百二十平方米的宅室，一个所谓的家里，只有她一束孤零零的清魂飘游。已近不惑之年的她，曾经有过在爱人温暖的怀抱中安憩的享受，也有过一个亲情团聚的昨天，今日之孤寂在历史的河道上缓缓游来，一个又一个激飞的浪花打在她记忆的礁石上，玃珠四溅，斑斑点点……

……

一盏十五度的黄灯在闷热清贫的小屋中闪耀着惨淡的昏光。靠南墙一张木板上床上仰靠着苍老衰弱的父亲，他不时地咳嗽，憔悴的面容表明着疾病的纠缠，而眼睛里却展现的是倔强坚毅不屈不挠的光。靠近老人的一张木桌旁坐着戚慧娟和她的妹妹。

“爸爸走了以后，小娟要照顾好小妹，小芬要听姐姐的话，有解决不了的事去找徐大妈，常给爸写信……”老人吐字缓慢，语调里沉隐着一腔无奈伤情。

“爸，您不走不行吗？”小芬凄凄哀哀，十四岁的她还不懂世事，“我一定听您的话，听姐姐的话，您不走不行吗？我不让您走！”

父亲的脸色越发阴郁了：“爸会常来看你们，你们好好守家，别让爸惦记。”

小芬泪水纵横：“爸，让我跟您一起走吧，到哪儿都不怕，我什么样的苦都能吃，我会好好照顾您的。”

父亲满含伤感的眼睛望着女儿，坚定地摇了摇头。她才十四岁呀，自己要去的地方还不知有着怎样的凶险怎样的不测，此去是以牛鬼蛇神的身份接受劳动改造的，前程险恶呀。

十七岁的戚慧娟很懂得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的凶猛残酷，也知道父亲无可奈何的困难处境，她已经答应过父亲让她看管好小妹的要求，此时又有所动摇，请求道：“爸，让我跟您去吧，不然我们不放心呀。”

“胡说！”父亲忽然铁了脸色，朝她怒目而视。她便觉得自己的错误，噙着泪默不作声了。

两粒浊泪自老人的眼眶中潸然滴落。半生戎马一世沧桑，风蚀残年之时，又经受狂飙的暴虐，而今这惨痛的别离谁敢说不是最后的分手呢？他又何尝不希望有亲人在身旁？

“小娟，小芬。”父亲的脸色渐渐和缓下来，渐渐地显露出愧疚的神情，“爸爸照管不了你们了，你们要好好照管自己。爸这把年纪了，无所谓了。你们的前面还有好长的路要走，爸爸没能给你们留下什么，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只给了你们许许多多的苦难，实在是对不起你们呀！小娟以后要挑起很重的担子了，这么重的担子够你小小肩膀受的；小芬要体谅姐姐的难处，多帮姐姐做些事情，你们以后会理解爸爸的苦衷。爸爸照管不了你们了，你们要互相帮助，在这个世上你们要好好做人，任何时候不能伤天害理，将来不管你们谁有了本领有了

好的前程，都是爸爸的骄傲爸爸的光荣，爸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扬眉吐气的，那时不管爸到了什么地方，都放心了……”

沉重的嘱咐……是遗言么？

小屋里升起白色的炊烟。一锅大小米两掺和的饭，一大碗白的豆腐绿的菠菜，一小碟黄澄澄的炒鸡蛋，是今晚生离死别的渲染。父亲撑挺着虚体，以军人的仪态有姿有势地坐临桌前，他端出半瓶酒来，注入到桌上的三个小盅里。一只手握起了一只小盅，举在眼前说：“你们的妈妈走得太早了，她很疼你们，也很放心不下你们，这杯酒敬给她喝了。”他弯下身子，将酒泼在地上。再擎起第二杯酒，“这杯酒是爸敬给你们仨愿你们自我珍重，永远平安。”盅中酒一饮而尽。“这第三杯你们给爸的送行酒，今晚是你们给爸送行的日子。爸会永远记住，爸是永远惦记着你们的，只要你们相安无事就是爸最大的幸福。明天爸走的时候谁也不要送，谁也不许哭，爸喝了你们今晚的送行酒。”又一个一饮而尽，“孩子们，吃饭吧。”

孩子们的泪水如泉奔涌着，父亲握筷的手颤抖不止，他为每一个孩子夹了一块鸡蛋在碗里，孩子们却未碰动。对这家人来说，这碟油汪汪的炒蛋算得上是美味佳肴了，这类的荤腥已有多日未曾见到过了。母亲自去年过世后，一家三口的生活费用都靠父亲那六十多元工资，拮据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三个月前父亲又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原有的薪金也被剥去，每月仅发二十六元的费用，一家人更是跌入了衣食无着的苦境。

香喷喷的炒蛋没人动，除了心情的悲重难有食欲，再就是知道这奢侈的来之不易不忍下箸，这四枚鸡蛋原来要煮熟后让父亲带上的，却被父亲强迫着拿上了今日的餐桌。

“吃，都下筷子。”父亲以低微凄凉的声调下着命令。即要被迫离开这座城市这个家，撇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她们日后该怎样生活？钱从哪里来，饭从何处找，面临的该是怎样的苦难深渊……

入夜了，疲惫已极的父亲闭拢双眼静静地睡在床上，小芬也不知困倦进入了迷乱的梦乡。戚慧娟在烙好的几张油饼中裹了破碎的蛋片装进饭盒，从父亲留下的八十元钞票中抽取出五元的三张，放入父亲的行囊。

她心乱如麻地坐在父亲的床边，默默垂泪。她不知父亲此行何年何月才能重返家园。她不明白那些人为何对自己的父亲如此冷酷无情……

父亲平日里没有向女儿细讲过自己复杂的经历，戚慧娟隐约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上过军校，后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任职。她知道父亲身上有十二块伤疤有十处是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留下的。那时，父亲是决战部队中的一名副团长，他曾率一营人马与日寇进行了激烈的肉搏，父亲有精湛的刀功，在敌阵中杀得无比凶猛，身上被日军刀刺刀砍捅得鲜血横流，倒在了尸堆和血泊中。战后，父亲被送进后方医院，医院所在城镇的各界代表敲锣打鼓把写着抗日英雄的牌匾献送到他的面前。后来，父亲又随高树勋将军在邯郸马头镇倒向了共产党，53年离开部队到地方的商业局工作，小芬上学那年又到了副食品公司，再往后被下放到菜店卖菜。

父亲命运多舛，在孩儿面前却从不吐什么怨言。在哪儿都兢兢业业地干。菜店的处理品要摆在路面上来卖，摆菜是女儿们往返学校的必经之地。她们总见父亲拎着一杆大秤不歇地忙

碌。寒冷的冬日，他披一件蓝色褪成灰白的大衣，立在凛冽的风中，皴裂的双手翻弄冻硬的白菜。而店里一些年纪轻轻的人在屋里聊天烤火，这情形让路过此处见到此景的女儿们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

戚慧娟在父亲的手背上涂凡士林油，眼里不禁就有泪水浸出来。她问母亲：“爸年纪大了能不能不卖菜呢？”妈说：“那做什么呢？”“做什么不好非卖菜？”妈说：“工作是可以自己随便挑的么？……菜也总得有人卖呀。”

她还是很替自己的父亲抱屈，为什么偏偏让体弱的爸干这么重的活？他身上有许许多多的伤呀。他的腰部尚有一块弹片没有取出，每逢阴天下雨或劳累过度腰伤会程度不同地发作，有时疼痛会异常剧烈，这时女儿的眼泪会随着父亲额上的淋漓汗水簌簌而落，这个世界太不公平呀！

世上不公平的事多着呢。

戚慧娟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北京解放军艺术学校来此地招舞蹈学员，到了她参加业余训练的市体校。当时她在接受自由体操的训练，已有三年时间。她是体校中的一颗小明星，教练们对她很是赏识，认为她将来会有所作为。同她一起在体校训练的还有她的同班同学童英。她俩都是体操队佼佼者，后同来同往，我伴你随。

军艺校的老师进行严格的目测，看中了戚慧娟和童英。然而名额只有一个。接下来是多方面的考试，在形体、技术、文化知识的总体条件上戚慧娟强于童英，形势已然明了，她的教练也传达了信息：艺校准备接收她。

这期待着的好消息的到来反使她心乱如麻。出生十年了从

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没有离开过父母亲。北京虽然距此并不很远，又是她很向往的地方，可骤然从家庭的羽翼下脱身远飞，左不舍右留恋，神思飘摇不可平定。

毕竟是好事。父母都积极支持，行前的好多嘱咐已交待，该准备的准备停当，左邻右舍也都送了消息，已有前来贺别的……然而，事情的结果令人大为惊讶，军艺校选中的是童英。”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白纸黑字写着，老师斩钉截铁地宣布的。戚慧娟脑袋大了，张惶失措地跑回家，父母亲听到消息惑然不解。

母亲作了一番小小的调查，不很费力地找到了答案，童英的父亲是本市军分区的政委，正师级干部；这些陈家也知道，但没有作广阔的联想。

戚慧娟终于知道了个人命运竟和有个什么爸爸相关联着。她愤怒地撕碎了不久前老师郑重其事布置、认真写在本子上的一篇题为《我的爸爸》的作文。在这篇文章中，她以饱蘸情感的笔墨赞美了自己的爸爸——一个以自己的勤苦劳动为广大民众热情服务的卖菜工人的形象。

她撕毁了这文章，不是因为父亲不能帮助自己上艺校而对他有了什么不好的态度，而是对所谓的平凡岗位的崇高伟大之说有了深刻的怀疑，权势可以扭曲事理，什么不管职位高低是人民的勤务员，没那么回事儿！

童英就要走了。她们毕竟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些日子，童英在她的面前总有惴惴不安的愧色，她却并没有因此事绝情于这个朋友。童英为平复内心的不安，送给她一份挺贵重的纪念品——一支崭新的英雄铌金笔。她没有值钱的东西送给童英，